

「譯」美匡惡的跨文化實踐：論曾虛白《真美善》時期之唯美文學譯介與創作*

陳碩文**

摘要

三十年代，曾虛白隨父親曾樸落腳上海法租界，開設真美善書店，推出《真美善》雜誌，以翻譯西方文學、出版優秀作品為目標，進行一連串的出版計畫。在他此時期譯作中，尤重英法唯美作品。曾虛白曾指出，此一翻譯選擇，是為了「平凡化」當時文學家所侈談之「肉感」文學，以傳遞新的美學價值，刺激中國現代文學的新生，其翻譯實踐與閱讀接受，由此參與了上海本地文學與文化的對話，其中所涉及的翻譯與詮釋、跨文化轉化等議題，值得深入探索。

本文旨在分析曾虛白此時期譯介的帶有唯美色彩的文學作品，如法國作家皮耶路易（Pierre Louÿs, 1870-1925）的《肉與死》（*Aphrodite: mœurs antiques*）、顧爾蒙（Remy de Gourmont, 1858-1915）及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的小說。通過細讀原文與翻譯，本文探討曾虛白的唯美文學翻譯，如何呈現其異國唯美想像；及在其改動與求存之間，所反映出的跨文化轉化樣貌。本文結曾虛白的翻譯論述，探討譯者對翻譯的立場、態度以及計畫，如何影響其翻譯策略，重新詮釋英法唯美文學作品，更梳理其中所反映出的本地文化關懷。本文還將論及與其翻譯同時開展的唯美文學創作：如《三稜》等作品，從作者與譯者的對話此一角度，評述其唯美文學翻譯、評介與創作間的關係。

關鍵詞：曾虛白、真美善書店、翻譯、唯美文學、跨文化轉化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三十年代上海唯美文學中美的翻譯與文化想像——以曾樸、邵洵美、綠社為中心(104-2410-H-005-046-)」成果之一，特此致謝。感謝兩名審查委員所提出極具啟發性之建議，筆者獲益良多。本文得以完成，還要特別感謝助理陳美絲同學協尋資料，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Translating the Beauty to Rectify the Vice: Zeng Xubai's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 of Aesthetic Literature during the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Period

Chen, Shuo-Win*

Abstract

In the 1930s, Zeng Xubai settled down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 and following in his father's footsteps, opened a bookstore called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Zhenmeishan), setting his sights on publishing literary journals and translating foreign classic literature, especially western aesthetic literary works. Zeng Xubai pointed out that the reason for his preference for certain aesthetic literature is that it sets up a standard of a new literary value for China, trivializing the popularity of "sensational literature" (rougan wenxue) at that time, and rejuvenat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fore, translation can be seen as not only a powerful cultural practice that Zeng Xubai adopted, but also as a token that shows how Zeng Xubai participat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a local literary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Zeng Xubai's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in particular his translations of some French aesthetic works such as Pierre Louÿs's novel, *Aphrodite: moeurs antiques*, several works of Remy de Gourmont, Prosper Mérimée's literature, and his own novels. It also examines how Zeng Xubai's translation ideals affected his translational strategies and his own literar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reations through close readings and comparison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contextualizes Zeng Xubai's literary activities, including his translations and writings, to highlight hi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cerns toward the literary field and historical moments that he faced, all of which is hidden in his literary practice, and to illustrate how it can be taken as a dialog that takes place between the writer and his time.

Keywords: Zeng Xubai, zhenmeishan bookstore, translation, aestheticism, transcultura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譯」美匡惡的跨文化實踐：論曾虛白《真美善》時期之唯美文學譯介與創作

陳碩文

一、前言

曾虛白（1895-1994），原名曾燾，字煦白，江蘇常熟人，中國現代著名的記者、文人、出版家，1932年在上海創辦了《大晚報》，1949年後來到台灣，歷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等職，為報界聞人。然而如今較不為人所知的是，曾虛白更是一位作家，詩、文、小說，皆有涉獵；同時，他還是一名譯者，三〇年代隨父親曾樸（1871-1935）在上海開設真美善書店，一同負責《真美善》的編務，並翻譯多種歐美文學作品，在報刊蓬勃發展的上海構築起一片文化風景。然今日我們論及曾虛白，多著重探討曾虛白的新聞成就與影響，或曾虛白與父親曾樸的關係；儘管多有研究者探討真美善書店與《真美善》雜誌，尤其是其文學活動的唯美傾向，¹但多偏重探討曾樸的貢獻，對於曾虛白關注甚少。然作為出版家、譯者、作家的曾虛白，其文學理念與創作、翻譯實績如何？我們怎麼理解或評價他上海真美善時期的唯美文化實踐？以上議題，實還有深入探究的空間。

與此議題相關的研究成果，首先當推曾虛白的《曾孟樸先生年譜》及《曾虛白自傳》，²記敘了曾虛白和父親落腳上海開設書店的前因後果，是後人考察曾虛

¹ 上海唯美文學的研究專著，多會提及真美善書店及《真美善》雜誌，如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國現代唯美——頹廢主義文學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趙鵬：《海上唯美風：上海唯美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

² 曾虛白：《曾孟樸先生年譜》，《宇宙風》第2期（1935年10月），頁106-111，亦收於魏紹昌編：《孽海花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近年來曾樸於1928年5月22日至1929年12月22日完成的《病夫日記》（現藏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的再發現，也為吾人理解曾樸創立真美善書店時期的心路歷程提供相當多資料。請見馬曉冬：〈曾樸日記手稿中的文學史料〉，《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一

白此段生平的重要參考資料。王西強的《曾樸、曾虛白父子與真美善作家群研究》³著重梳理了曾樸、曾虛白父子真美善書店時期的文學交往與成績；而楊聯芬的〈被遮蔽的真美善〉一文，則提醒了我們留意這份刊物在翻譯出版上的貢獻；⁴馬曉冬及呂潔宇的研究探究真美善書店與翻譯，相當詳實，⁵是本文重要的參考依據。不過，以上研究或受限於篇幅與架構，多屬概論式的探討，亦較偏重對曾樸的研究，缺少對於曾虛白真美善時期翻譯、創作的深入比較和闡述。此外，也沒有對曾虛白《真美善》時期的唯美文學主張進行脈絡化閱讀，或細讀、比對其異國文學譯介。本論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曾虛白在上海真美善書店時期的唯美文學翻譯活動與創作為目標，進一步考察其真美善時期唯美文學譯介之文化意涵。

本文探討曾虛白《真美善》時期之唯美文學譯介與創作，首先將考察其所謂的文學之「美」為何，並分析作為譯者的曾虛白之翻譯觀，再進一步評述其唯美文學翻譯，如何與其所身處的時間空間、文學場域互動，並探討其文化實踐之意義。最後，通過對曾虛白此一階段文學創作之分析，本文亦剖析在其譯與作之間，曾虛白的文學創作對異國唯美文學所進行的跨文化轉化（transculturation），⁶及其唯美文學特色，以增進吾人對上海三〇年代多元豐富的文學風貌之理解。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二、曾虛白的跨界人生

要談論曾虛白在二三〇年代上海的文學生涯，恐怕還是得先從他的父親曾樸

期，頁 96-108。

³ 王西強：《曾樸、曾虛白父子與真美善作家群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論文，2012年）。

⁴ 楊聯芬：〈被遮蔽的真美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期刊與思潮 1897-1949》（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 192-200。

⁵ 馬曉冬：《曾樸：文化轉型期的翻譯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呂潔宇：《〈真美善〉的法國文學翻譯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論文，2015年）。

⁶ 文學批評家拉馬（Ángel Rama）將古巴人類學家奧茲（Fernando Ortiz）的「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理論應用在他對拉丁美洲文學的研究上，詮釋拉美作家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汲取多樣化的元素，包括拉美本地的文化資源及歐美國文學中的技術，跨文化轉化為自己的文學創作。See Ángel Rama, David Frye trans., (*Writing across Cultures: Narrative Transculturation in Latin Americ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XV.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跨文化轉化研究，還可見於彭小妍：《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〇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

說起。

曾樸出身於晚清常熟的一個官宦門第，此時，面對列強入侵的存亡之秋，為求知己知彼，以師夷制夷，中國士人多有瞭解西方文化以之救國的志願，曾樸亦不例外。1894年，曾樸進入同文館特別班學習法文，⁷求將來能用於「外交折衝」，以報效國家；⁸而通過與曾留學法國的陳季同（1851-1907）相識、交往，曾樸明白當時法國文學界多認為中國文學陳腐不堪，乃點燃了其立志譯介西方文學以改革中國文學的引信。他相信，欲改良中國文學，第一就是要「多讀他們的書」，再以西方文藝為靈感來源，創新作品，使之能和西方文學競存於天下，⁹此一信念成為曾樸不論是在小說林社時期或是真美善時期，創辦書店、戮力出版時的指南針。

1927年，已成為文學「老新黨」的曾樸棄絕官場，¹⁰寓居上海，在法租界開設了真美善書店，發行《真美善》雜誌，重回文壇。這次，曾樸還帶上了受新式教育，在上海成長的兒子曾虛白。¹¹曾虛白是曾樸的長子，一說他三歲就能識字，歸功於父親的教導，他童稚時期便開始讀報，父親還常引《時務報》等時事和他談話。虛白小學時便轉到上海讀書，後來順利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得文學士學位。1927年，因曾樸有意創設「真美善」書店與曾虛白一起經營，當時在報館任職的曾虛白遂辭去職務，與父親共同創業，擔任《真美善》主編。¹²在創立刊物之初，他們便立下這樣的志願：「這雜誌是主張改革文學的，不是替舊文學採選政或傳宣的。既要改革文學，自然該盡量容納外界異性的成份，來蛻化他陳腐的體質，另外形成一種新種族。」¹³亦即，真美善書店及《真美善》雜誌是將譯介西方文藝，補充中國文藝的不足當成主要綱領的。¹⁴曾樸

⁷ 曾樸曾在給胡適的信中自述其學習法文的歷程，請見曾樸：〈病夫覆胡適函〉，《真美善》第1卷第12期（1928年4月），頁1-21。

⁸ 「先生當時以為：英文只足為通商貿易之用，而法文卻是外交折衝必要的文字，故決意捨英取法。」請見曾虛白：《曾孟樸先生年譜》，《宇宙風》第2期（1935年10月），頁111。

⁹ 曾樸：〈病夫覆胡適函〉，《真美善》第1卷第12期，頁1-21。

¹⁰ 胡適曾評價曾樸的《孽海花》是曾樸「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時的作品，這場在《新青年》上進行的討論，可以見於魏紹昌編：《孽海花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36-137。

¹¹ 曾樸在上海開書店，主要的一個目標便是希望讓兒子繼承衣鉢。請見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頁92。

¹²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頁82-83。

¹³ 東亞病夫：〈編者的一點小意見〉，《真美善》第1卷第1期（1929年11月），頁7。

¹⁴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頁82-83。

還說，他們熱衷於西方文藝的譯介，乃為了「不過我們主張把外潮的洶湧，來衝激自己的創造力，不願沈沒在潮流裡，自取滅頂之禍；願意唱新鄉調，不願唱雙簧；不是拿葫蘆來依樣的畫，是拿葫蘆來播種，等著生出新葫蘆來……。」¹⁵可見其淑世情懷與文學關懷於一斑。曾樸因身體欠佳，真美善書店及雜誌中後期的營運與編務，主要由曾虛白負責，而這也是曾虛白此時文學創作生涯的高峰期。曾虛白在這段時間內還陸續出版了數種創作集，包括了小說《德妹》（1928）、《魔窟》（1929）、《三棱》和《潛熾的心》（1929）等，並於1928年出版了數種英法文學翻譯作品，如《鬼》、《神秘的戀神》、《歐美小說》、《人生小諷刺》、《色的熱情》等。儘管曾樸、曾虛白父子熱情投入真美善書店與雜誌的出版事業，然因連年虧損，終無力繼續支持，真美善書店最終還是於1931年正式歇業。書店歇業後，曾樸返鄉養老，而曾虛白則回歸記者生涯，創辦《大晚報》，中日戰爭期間任職國民黨宣傳處。1949年後，曾虛白在台灣歷任各種新聞工作，此後著作多以報導文字、社論為主，於1994年高齡離世。

曾虛白的一生，可說是未曾不與文字為伍，更與報刊出版更息息相關。值得注意的是，其譯著生涯，跨越了好幾個世代。自父親曾樸引領下進入中國現代文學轉型與建構時期蓬勃發展的上海報刊市場起，到烽火連天、輾轉千里的戰時中國與戰後臺灣文壇，他的文學實踐跨越了各種文類，不論是紀實報導，或者想像創作。而作為譯者，曾虛白跨越在中與西之間，戮力引介歐美文學藝術思潮，力求現代中國文學的新生。作為作家、譯者、記者或出版家，若我們綜觀曾虛白以文字描繪生命版圖與歷史刻痕，穿梭於中與西、新與舊、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文學生涯，則三〇年代跟隨父親創辦真美善書店與雜誌，戮力譯介異國文藝，以新鮮刺激舊有，以期能將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參與「世界的文學」中，試圖開創一片文學版圖的時期，可說是其中最豐富多彩的一頁。

要翻開並重新評述這精彩的一頁篇章，我們得先從談「美」開始。

三、以「美」為名：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壇中的《真美善》

《真美善》雜誌創刊於1927年11月，至1931年為止，共出了47期，還包

¹⁵ 東亞病夫：〈編者的一點小意見〉，頁8。

含一期「女作家專號」（由張若谷（1905-1967）主編）。¹⁶書店及雜誌都以「真美善」為名，可以看出曾樸父子此時的主要關懷。曾虛白這樣回憶：「開書店先得定一個名，這個名應該反映我們為什麼要開它的全部動機。我們父子商量了好久之後決心定名為『真美善』。『真美善』三字原本是法國浪漫主義者標榜的口號，我們用這三字是否表示我們文藝努力的傾向呢？不，我們決不以此自縛的。我們選這三個字，目的要創導文藝創作的目標。」¹⁷

曾樸在他的〈編者的一點小意見〉中也這麼表示：

「真美善」三個字，是很廣泛的名辭，差不多有許多學科可以適用。但是我選這三個字來做我雜誌的名，是專一取做文學的標準。

那麼在文學上究竟什麼叫做真？就是文學的體質。體質是什麼東西？就是文學裡一個作品，所以形成的事實或情緒。作者把自己選採的事實或情緒，不問是現實的，是想像的，描寫得來恰如分際，不模仿，不矯飾，不擴大，如實地寫出來，叫讀者同化在牠想像的境界裡，忘了是文字的表現，這就是真。

那麼什麼叫做美？就是文學的組織。組織是什麼東西？就是一個作品裡全體的佈局和章法句法字法。作者把這些通盤籌計了，拿技巧的方法來排列配合得整齊緊湊，仿佛拿著許多笨重的鍋爐機輪做成一件靈活的機器，合著許多死的皮肉筋骨質料併就一個活的人，自然地顯現出精神，興趣，色彩，印感，能激動讀者的心，怡悅讀者的目，就丟了書本，影象上還留著醞醞餘味，這就是美。

那麼什麼叫做善？就是文學的目的。目的是什麼東西？就是一個作品的原動力，就是作品的主旨，也就是牠的作用；凡作品的產生，沒有無因而至的，沒有無病而呻的，或為傳宣學說，或為解決問題，或為發抒情感，或為糾正繆誤，形形色色，萬有不同，但綜合著說，總希望作品發生作用；不論政治上、社會上、道德上、學問上，發生變動的影響，這才算達到文學作品最高的目的；所以文學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來的，不是苟

¹⁶ 《真美善》初為半月刊，1928年5月第二卷起改為月刊，出至第七卷，1931年改為季刊，卷期另算，同年七月終刊，共計47期。

¹⁷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頁83、84。

安現在的，是改進的，不是保守的，是試驗品，不是成績品，是冒險的，不是安分的；總而言之，不超越求真理的界線，這就是善。¹⁸

前人談到曾樸父子如何為真美善書店及雜誌命名時，已經提過法國唯美文學理論家庫贊（Victor Cousin, 1792-1867）的著名論文《真美善》（Du vrai, du beau et du bien），和丹麥文學家伯蘭德斯（Georg Brandes, 1842-1927）對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傾向「真、美、善」的闡釋，都可能是曾樸父子命名其書店與雜誌的靈感來源。¹⁹不過，如果我們還原到曾樸父子的文字來看，真美善書店和雜誌的命名，以及其順序之所以如此，無不顯示出了他們的文學創作觀，彰顯了他們對「文學性」，也就是「美」的追求。也就是說，「真美善」被他們認為是文藝的標準和創作目標，「真」指的是文學的內容，「美」是組織文學作品的方法，而「善」是文學作品的目的，所謂的「真」、「美」、「善」三個字，反映的更是他們的文學理想，或許更貼近事情的原貌。

其實自晚清以來，對文學中「真善美」內涵的關注所在多有，而文學中「美」的作用，更首先被提出。比如嚴復便曾說：「吾國有最乏而宜講求，然猶未暇講求者，則美術是也。……東西古哲之言曰：人道之所貴者，一曰誠，二曰善，三曰美。或曰：支那人於誠偽善惡之辨，吾不具知。至於美醜，吾有以決其無能辨也。應吾黨三思此言，而圖所以雪之者。」²⁰黃人在他的《中國文學史總論》中也提出：「人生有三大目的：曰真、曰善、曰美。」而「文學屬於美之一部份」。²¹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指涉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被黃人劃入「美」的範疇。實際上，學者早已指出，晚清以來，借鑑西方「美術」觀念思考何為文學者，早可見之；²² 比如 1904 年後，王國維在其一系列論著中開始論述文學本體，便頻繁地使用「美術」的概念，²³其論述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藝術觀念，乃至於純文學觀念的先驅，²⁴更被認為是中國文學由古典走向現代的轉型象徵。²⁵五四以後，創

¹⁸ 東亞病夫：〈編者的一點小意見〉，頁 1-2。

¹⁹ 馬曉冬：《曾樸：文化轉型期的翻譯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21。

²⁰ 嚴復：《法意》（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 年），頁 538。

²¹ 黃人：《中國文學史總論》，收入《黃人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頁 232-324。

²² 袁進：《中國近代文學史》（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 年），頁 246。

²³ 「美術中，以詩歌、小說、戲曲為其頂點。」請見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422。

²⁴ 持此觀點者，可見於袁進、尹康莊、王劍等人的研究。詳細評述則請見李貴生：〈純

造社、新月派，甚至後來的鴛鴦派，陸續都有作家文人鼓吹文藝獨立的美的價值。曾樸父子討論文學，將「美」視為文學的組織方法，及曾樸所謂「從單元以至整個都處理適當，調配勻稱，將作品內質自然顯現精神、興趣、色彩與印感，能激動欣賞者的心，怡悅欣賞者的目，就丟掉了它，影像上還留著醇醇餘味，這就是『美』。」²⁶的論點，也彰顯了他們延續了中國現代文學家在與西方文藝觀念對話、激盪中，一以貫之的對文學作品的「文學性」之思考，關注的是創作者如何以藝術性的手法表現情感。

除了延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絕如縷的對文藝獨立性之思考和追求，曾樸父子特別推崇所謂「真美善」文學的文化意義，還可以怎麼解讀？

我們可以先從曾樸的〈編者的一點小意見〉一文說起：

各篇內容述要如下：

我們把真美善三字來名我的雜誌，不配講以上的話，說一句文言的慣語，便叫做「卑之無甚高論」，不過表明他的一點願望，除去違背得太甚的罷了。譬如一個時髦的中國人，穿了西裝，明明語言相通，卻偏要在中國話裡，夾雜著幾句外國腔，這未免太不真了；譬如開一爿舊貨鋪，可發賣的貨色很多，卻偏要拿些妓女，女學生，蕩婦的淫脂浪粉，破褲舊衣，一樣樣陳列出來，這未免太不美了；譬如立個醫院，原是救濟人類，替人類求健全幸福的，卻拿來做毒害人的機關，還有借著病來逼勒人家銀錢，這未免太不善了；……我們這個雜誌，決不沾染這種氣習，這就是編者要表明的第一種意見。²⁷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曾樸將雜誌命名為此，其實還出自他對當時文壇現象的不認同——首先便是不自然的洋腔洋調，因其不真實；再來便是帶有傳統狹邪文學趣味的文學創作，因其不美；最後是對力求以文學濟世，最後卻造成反效果的不善文學之批判。而蘇雪林（1897-1999）這麼說：

駁互見——王國維與中國純文學觀念的開展〉，《中國文哲研究》第34期（2009年3月），頁169-204。

²⁵ 郭延禮：《中國前現代文學的轉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9-11。

²⁶ 東亞病夫：〈編者的一點小意見〉，頁2。

²⁷ 東亞病夫：〈編者的一點小意見〉，頁3-4。

那時代新文藝作品真有無「戀」不成書，無「情」不成話之慨。而所謂戀，所謂情，又都是極其下流猥褻，煽動獸欲，縱恣肉情的一類文字，沒有半點高尚情操存乎其間。上海這個商業都市，空氣本不純潔，讓這群披著新文藝外衣的文人來一鬧，更變成惡濁萬分的花柳病菌的世界了。《新月月刊》反對「頹廢」、「淫穢」的文派，《真美善》雜誌反對把妓女蕩婦的淫脂浪粉，破褲舊衣的陳列，都是針對當時上海新文壇現象而說的。²⁸

作為同代人，並且以筆名綠漪參與了《真美善》文學出版的蘇雪林，更為直白地將曾樸父子以「真美善」為名，開辦書店、出版刊物的志趣點明了出來——那就是對當時瀰漫著描寫「淫脂浪粉」、「破褲舊衣」空氣的文壇之質疑。

那是什麼樣的文壇呢？1930年代的上海，如上所述，是個商業與消費文化興盛的都市，同時也因其言論相對自由，出版業蓬勃發展，1927年後，吸引了各路文人紛紛到來，一時人文薈萃，各種文化思潮紛呈，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²⁹當時上海的報刊市場相當興盛，除純文學刊物如1921後由茅盾（1896-1981）接手的《小說月報》外，還有《新月》、《創造》等，都頗有知名度；此外，畫報、綜合性刊物如《良友畫報》等，也相當受一般讀者歡迎。同時，左翼文藝陣營的刊物也紛紛出現，相關翻譯、評論亦很蓬勃。學者曾指出，1928年，雜誌、報紙和大眾的結合，帶來了文壇新的變化，文學出版具有大規模的意識型態化、商業化、獨立性等特點，³⁰揭示了一個文學場域的日漸成熟。直至戰前，這些風姿殊異的文學團體共同打造了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學出版與創作的黃金十年。而延續五四時期解放舊道德、提倡新性道德的思潮，其時，以性愛為主題的小說，及描述身體、情慾覺醒，帶有享樂主義味道的文學作品，在二三〇年代之交的上海文壇更形成熱潮，³¹在日漸成形的消費社會與都市空間中，性愛小說或性戀文學更成為暢銷保證。面對著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文學環境，為助兒子的文學事業一

²⁸ 蘇雪林：〈《真美善》雜誌與曾氏父子的文化事業〉，《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567-568。

²⁹ Leo Ou-fan Lee and Andrew J. Nathan, "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370-73.

³⁰ 曠新年：《1928：革命文學》（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9。

³¹ 李蓉：《中國現代文學的身體闡釋》（臺北：秀威資訊，2010年），頁145。

臂之力，也為了實踐自己的理想，選擇落腳於此的曾樸，為再創文學事業高峰，也為了宣傳自己的理想，遂以「真美善」——探索文學內在與形式的真實與美感，以及文學進化的可能——作為主要的文學意見，積極創設辦刊，為自己創造發揮所長的平台，亦以之區別於其他文學陣營。他們更通過對異國文藝——尤其是異國唯美文學這張「文化執照」(cultural license)，³²他們更企圖引領一片新鮮的文藝空氣，形塑異樣的上海文壇樣貌。因此，曾樸父子廣交文友，致力於將家中經營成一個「法國式的沙龍」，將真美善書店營造成上海文藝人士聚會、結交朋友的寶貴園地。曾虛白曾回憶道：「一方面想借此發表一些作品，一方面也可借此拉攏一些文藝界的同志，朝夕盤桓，造成一種法國式沙龍的空氣。」³³如此，他們果真逐漸聚攏了一批文學隊伍，包括郁達夫、邵洵美、趙景深、梁得所、徐蔚南、傅彥長、張若谷等，都曾是其沙龍的座上賓。

曾樸父子在上海以真美善文學理想相號召，積極聯繫文友、出版、翻譯、寫作，已為前人所關注，然除建構自我文藝形象外，³⁴他們的文化聚會更為自己開創了進入其時文學市場的切入口，恰似唯美文學在十九世紀末法國文壇的出現，亦與當時巴黎政治運動風起雲湧、文學出版市場蓬勃發展息息相關一般。隨著都市文化的萌發、傳播媒體的發達、消費文化的萌芽，當時有一些頗受歡迎的法國文藝雜誌，主要刊登歷史考據、文藝消息、遠方異地的掌故軼事以及文化相關話題，頗迎合當時讀者的消閒習慣，並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以往貴族沙龍文化的流風遺緒，十分暢銷；此一「雜誌——沙龍」體系，更成為當時巴黎文化界的潮流。³⁵在這類刊物中，如《水星雜誌》(*Mercur de France*)、《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等，都是後來曾樸譯文的主要來源。《水星雜誌》的編輯群——

³² 學者指出，因為一般本地讀者對於異國文藝資源有時較為寬容，因此譯者可以將翻譯視為一種文化實驗園地，有如擁有一張文化執照，可以抒發意見或傳遞觀點。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28.

³³ 請見魏紹昌：《孽海花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79。

³⁴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9-23。

³⁵ 《巴黎1900（歷史文化散論）》(*Paris 1900: Essai d'histoire culturelle*)的作者普羅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將這類一群文化人通過沙龍聚會，以雜誌為出版舞臺，彼此唱和或辯論的「全巴黎精英」(Le tout Paris)現象為「沙龍——雜誌」文人圈的文化實踐。請見普羅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著，王殿忠譯：《巴黎1900（歷史文化散論）》(*Paris 1900: Essai d'histoire culturelle*)（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78。此論點我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也曾提出。

象徵主義詩人們當時也時常在咖啡館聚會，成為一股獨特的城市文藝風景，此情景也頗與曾樸父子的《真美善》和真美善書店形成的文化圈子相類。

曾樸父子的真美善書店，從這個面向上來說，更可以說是這個法國世紀末「雜誌——沙龍」體系與傳統中國文人社群聚會的融合，可視為一種跨文化轉化的文化實踐。而這個跨文化實踐不只體現在他們經營沙龍、聯繫文友的方式上，在《真美善》雜誌的視覺風格與主題——較少插圖，只刊登文學文化相關文章——都亦得到體現，顯示出唯美文藝思潮、報刊出版與都會文化間的互生與聯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從巴黎到上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曾樸、曾虛白在《真美善》雜誌上對異國唯美文藝的賣力譯介，與對經營文化沙龍的積極熱情，可說是體現、勾勒出了一幅從法國到中國，跨越地理與時代限制的唯美文學思潮流動圖景。

四、「美」怎麼翻譯？：曾虛白《真美善》時期的唯美主義文學譯介

《真美善》雜誌以推廣「真美善」文學為主要職志，是一份相當紮實的文學刊物，除刊登創作外，翻譯亦佔了雜誌相當之份量，尤其是法國文學。³⁶在《真美善》創刊前期，編者便在刊物前言中表明他們對翻譯的重視，視之為衝擊當時文壇以求進展的良藥。曾樸更令兒子虛白調查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翻譯現況，列為一表，並在其中提出當時譯者譯書的缺點，更立下將以幾年時間翻譯西方文學名著出版以饗讀者的志願。³⁷曾樸父子不但是這份刊物的靈魂人物，也是此譯介計畫的主力；然此刊與翻譯計畫雖由父親曾樸帶領曾虛白所開創，但在曾樸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後，《真美善》的編務及書店出版工作多由曾虛白負責，自然，曾虛白發表的文章、譯稿也比漸較父親為多。

此外，相對曾樸來說，曾虛白在《真美善》時期的翻譯，範圍也較多元，除

³⁶ 儘管曾樸父子在《真美善》後期也曾刊登過普羅文學及俄國作家的作品，但綜觀整本雜誌，加上他們曾出過的專號（第六卷第三期為「法國浪漫運動百年紀念號」），關注法國文學、浪漫主義文學是雜誌給人的主要印象。上文回顧的前人研究中因此也不乏以《真美善》上的法國文學翻譯為主要研究對象的。

³⁷ 曾虛白：〈中國翻譯歐美作品的成績〉，《真美善》第二卷第六期（1928年10月），此期每篇文章另起頁碼，共25頁。

文學作品外，刊物後期，曾虛白也譯過國外雜誌上的時事評論文字。³⁸其實曾虛白本來便以記者為職志，在真美善書店結束營業後，更回歸本業，創辦《大晚報》，積極投入新聞以及公共事務，因此曾虛白對新聞時事的關注並不令人意外。曾虛白因為兼擅英文，且自述為拓寬《真美善》翻譯範圍，³⁹除受父親影響特別關注法國文學外，他還零星譯過英國文學、美國文學，甚至俄國小說。曾虛白的翻譯範圍較曾樸更廣，其中，曾虛白和顧仲彝（1903-1965）一起翻譯出版的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短篇小說集《人生小諷刺》（*Life's Little Ironies*）（1928）便曾引起關注與迴響。

曾虛白所譯介的文學作品，雖並不只限於唯美文學，但其於《真美善》時期偏重帶有浪漫、新奇色彩的法國小說譯介選擇，仍可以看出父親的影響。⁴⁰在《真美善》第一卷中，曾虛白主要翻譯了兩個法國作家的作品：一為顧爾蒙（Remy de Gourmont, 1858-1915）的《色》（*Couleurs, contes nouveaux suivi de choses anciennes*, 後集結為《色的熱情》，由真美善書店出版單行本），以及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的《鍊獄魂》（*Les âmes du Purgatoire*, 後收入《神秘的戀神》一書，也由真美善書店出版）。顧爾蒙咸被認為是法國象徵派代表詩人，詩風具唯美色彩；梅里美的現實主義短篇小說則最為人所稱道，但其小說《鍊獄魂》講的是情聖唐璜（Don Juan）轉變成虔誠信徒的故事，亦帶有浪漫、異域氣息。此外，曾虛白還翻譯過梅里美的《哥龍巴》（*Colomba*）、《馬篤法谷》（*Mateo Falcone*, 為了和父親所翻譯的福樓拜的《馬篤法谷》對讀而作）、英國唯美詩人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的散文詩（真美善書店亦出版了由曾虛白翻譯的王爾德小說集《鬼》*The Canterville Ghost*）、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的詩歌《窗》（“La fenêtre”）、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的詩歌《翁梵琍》（“Omphale: A Rococo Story”）等。且由於曾虛白兼擅英文，喬治摩爾（George Moore, 1852-1933）的小說《三十歲婦人的迷魅》（*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 第五章節譯）、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意靈娜拉》（*Eleonora*）等英美唯美文學作家的作品，也是他翻譯的對象。而除了早期的翻譯作品《鍊獄魂》

³⁸ 比如自第四卷第一期起，虛白連續刊登了四期由他譯自美國作家德萊賽（Theodore Dreiser）的《目睹的蘇俄》（*Dreiser Looks at Russia*, 1928）一書中的幾篇文章。1929年，這些文章由真美善書店集結成《目睹的蘇俄》單行本出版。

³⁹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頁89、90。

⁴⁰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頁89。

外，以上作品都以白話文翻譯。

翻譯之外，曾虛白亦在《真美善》上陸續發表了他的翻譯論述。察其論點，多一以貫之地從「文學之純粹性」等角度，評述翻譯的實際操作以及創作語言等問題。

如曾虛白在《真美善》上發表的〈翻譯中的神韻與達——西澄先生《論翻譯》的補充〉和〈翻譯的困難〉便頗能體現出他的翻譯觀。曾虛白認為，翻譯首重的是「達」，指的是將讀原書時譯者「靈魂中的音板上的聲音」傳達出來，令讀者得到一樣的感應，如此便得到了翻譯的「神韻」。⁴¹曾虛白還以「攝影」來比喻翻譯工作：「我們比方拿攝影術來做文學的比例，創作是直接取景，翻譯卻是翻版。」⁴²「翻譯家鏡頭的目標卻不能求之自我了；他的攝景是人家已做成的片子，要他照模照樣的再翻一張出來。他負著充分摹仿人家個性的使命，卻時時刻刻提防著自己的個性鑽出來胡鬧。所以創作的需要是獨立性，翻譯的需要是摹仿性。」⁴²可以看出曾虛白對於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重要性和角色頗有自覺，強調翻譯應該忠於原著。

此外，他還特別重視讀者的重要性。曾虛白認為文學是文字在讀者心靈上敲打和共鳴的活動，作品因讀者的閱讀才產生意義，翻譯作品亦如是，因此他在〈翻譯的困難〉中寫道：

我們譯書的人應該認清我們工作之主因為是為著不懂外國文的讀者，並不是叫懂得外國文的先生們看的。我們的任務是翻出版來叫看不見那張相片的人們看，所以我們訓練的進行應該就著這一班人的心理來定我們方針。這就不能一手拿著筆，一手翻著字典，一字一句依樣葫蘆的描下來就算了事了。我們應該拿原文所構造成的映射做一個不移易的目標，再用正確的眼光來分析它的組織，然後參照著譯本讀者的心理，拿它重新組合成我們自己的文字；換句話說，必需改換了方法，才可以得到同樣的目的。⁴³

⁴¹ 曾虛白：〈翻譯中的神韻與達——西澄先生《論翻譯》的補充〉，《真美善》第五卷第一期（1929年11月），此期每篇文章另起頁碼，頁4。

⁴² 曾虛白：〈翻譯的困難〉，《真美善》第一卷第六期（1928年1月），此期每篇文章另起頁碼，頁1-2。為免冗贅，下文不另標注出處。

⁴³ 曾虛白：〈翻譯的困難〉，頁5-6。

從上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曾虛白對讀者心理的重視，因此強調譯者的翻譯不能照單全收，而需要方法。那麼他認為翻譯家該如何「改換了方法」呢？曾虛白提出了兩個方法，一是鍛煉原子，一是組織。他說：「文章的原子是字，我們要表現出確當的映象，就應該把各個字，在天平上秤得四平八穩才可以用上去。」⁴⁴也就是說，曾虛白認為譯者的首要之務是沈穩地選擇翻譯的字詞。字既選好了，另一個影響翻譯好壞的，就是譯者選句成段、排列組合的能力，他說：「比仿我們既然精選了確當的原子，就把這一堆原子，參照著作者觀者兩方面的心理，拿來組織成一個適當的短句；做成了一堆短句，又照樣的把它們組成整句；於是用著這個方法逐步進行，由句成段，由段成章，只要選擇適當，組織合宜，總可以一絲一毫不走原樣的吧。」⁴⁵而能達到這樣的境界，首先必須「把中西文組織的方法和不同之點詳細研究，等到後來水到渠成，自然能得心應手的了。」⁴⁶也就是說，他認為譯者溝通、彌合兩種語言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曾虛白的翻譯理念，還可以從曾虛白對第五卷第四期《真美善》上所刊出的讀者投書之回應，得到進一步的印證。這篇讀者來信，目的是要求曾虛白回應戴望舒對徐蔚南所譯的《泰綺絲》(Thais)之批評。曾虛白首先開門見山地說他一向不喜歡仔細檢查譯者的譯文是否忠實於原文，儘管如此，他還是從「選取原子」和「恰當組織」的觀點，指出徐蔚南譯本的不足。從此一分析，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曾虛白的翻譯批評重點還是放在文學的組織，亦即其宣言中所謂的「美」，重視形式與主題精神的切合。

我們還可以通過對讀曾虛白的譯文以及原作，考察曾虛白的翻譯觀如何落實到他的翻譯實踐當中。本文首先通過對讀顧爾蒙的小說《色·黃》(“Jaune”)原作與曾虛白的翻譯(譯文刊登於《真美善》第一卷第二期)，探討曾虛白的翻譯是否做到了他自己所重視的「重新組合」之翻譯原則。

顧爾蒙的這部小說頗有詩的韻律，內容亦頗詩情畫意，然而，通過細讀比對，我們首先會發現，曾虛白的譯文大抵忠實，但有時與原文並不完全貼合，比如以下這一段，作者描繪鄉野景色別緻，原文作：

⁴⁴ 曾虛白：〈翻譯的困難〉，頁7。

⁴⁵ 曾虛白：〈翻譯的困難〉，頁8。

⁴⁶ 曾虛白：〈翻譯的困難〉，頁8。

Le soir, en revenant de la chasse, il s'arrêtait sur le pont, regardait la rivière, les saules, l'herbe, l'étroite vallée, où le soleil, avant de mourir, venait se reposer un instant.⁴⁷

中文可譯為：

晚上，打獵返回，他在橋上停下，注視流水，柳樹，草地，狹小的山谷太陽，垂死前，一會兒即將歇息的那兒。⁴⁸

曾虛白的翻譯則較原文色彩濃重，頗帶有舊詩詞的氣息：「一天晚上，打獵回來，站在木橋上閒望……只見那冷冷清泉，毵毵垂柳，青青的草色，漠漠的荒巖，映著半埋在烏雲裡的殘照，絢染成一片豔紅的晚景。」⁴⁹曾虛白此段的譯文與原意大抵相同，然我們可從譯者添加的形容詞，見到譯者力求傳遞美感與詩意，以及追求更好的重新組合字句方面之企圖心。

小說中描述女主人公的身體的段落，原文作：

Quel charme dans ce corps jeune, dans ces contours qui ont leur forme première, dans ces organes naïf!⁵⁰

曾虛白譯為：「在這個天真的肢體裡，在他們初會的環境裡，包含有多少綺情媚態啊！」⁵¹虛白此段譯文的用詞遣字亦很有特色，以綺情媚態四個字翻譯「Charme」（迷人），也算神來一筆。

此外，綜觀這篇翻譯小說，女主人公的純樸形象，似乎也被曾虛白的譯文強化了，比如原作者描述女主人公啃栗子的樣子像松鼠很輕快，曾虛白則再加上狀

⁴⁷ Remy de Gourmont, *Couleurs; contes nouveaux, suivis de choses anciennes*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21), p.16.

⁴⁸ 筆者自譯。

⁴⁹ 顧爾蒙（Remy de Gourmont）著，曾虛白譯：〈色·黃〉，《真美善》第一卷第二期（1927年11月），此期每篇文章另起頁碼，頁3。

⁵⁰ Remy de Gourmont, *Couleurs; contes nouveaux, suivis de choses anciennes*, p.20.

⁵¹ 顧爾蒙（Remy de Gourmont）著，曾虛白譯：〈色·黃〉，頁7。

聲詞描述「她嘴裡含著一粒榛子只管嚼，嗶剝嗶剝和松鼠嚼果核一般的輕快」；⁵²原文描述女主人公的身體「像愛情，很簡潔」(Comme c'est simple, l'amour!)，曾虛白譯為：「像她的愛情一樣純潔」，⁵³曾虛白翻譯中的女主人公，形象變得更為單純天真。

從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曾虛白的翻譯，文句和段落大致緊貼原文，也沒有橫生枝節，或者加油添醋，可說稱職。然若從曾虛白自己所言的「鍛鍊原子」和「組織」兩方面來看，雖然他的確力求字句準確，但仍有意地將原文語序、描述習慣、文化差異等與中文不同的地方，進行調整，使讀者的閱讀更為流暢。此外，曾虛白在談創作時，曾提到他最重視心理描寫和創作佳妙文句，⁵⁴而從上文的翻譯對比，我們會發現曾虛白重視修辭的特色不但展現在他的創作中，在他的翻譯中也能見到。而對文字的講究，某方面也再次反映了他對文學之所以是文學，即對文學之「美」的重視。

接下來，我們還要考察曾虛白翻譯的梅里美《鍊獄魂》。梅里美的《鍊獄魂》描述的是西班牙傳奇人物唐璜從單純的貴族青年墮落成為了偷情甚至可以謀人性命的花花公子，小說的結局，則以唐璜幡然悔悟、忠貞修道作結。在這篇小說開頭，梅里美做了一小段文字，說明作為一個西班牙的傳奇人物，在各地不同的文學脈絡中，唐璜都有不一樣的形象和故事；並表示自己的這篇故事，發生在「馬拉尼亞的唐璜」身上。然而，這篇小說由曾虛白翻譯，並刊登在《真美善》上時，梅里美的說明並沒有被他翻譯出來，取而代之的是一篇曾虛白自己撰寫的梅里美生平介紹與導讀。曾虛白在其文中稱梅里美「對世間之戀愛情慾，常含悲慘憂鬱之理解」，而這篇小說除了表現一人的人格精神外，還「藉此暗示戀愛事實之悲慘以發抒其素蓄之理解也。」⁵⁵如同曾虛白在談翻譯時所說的，他認為譯者宜忠實地翻譯一篇小說的字字句句，也要翻譯出原作在譯者心中所留下的刻痕和印象，從曾虛白撰寫的導言中，我們可以發現，曾虛白著重傳遞了在他讀完這篇小說後所留下的「戀愛為死與狂呼召」之深刻印象。曾虛白此一對唐璜故事的個人化詮釋，易使讀者產生與讀完原文前言後再讀小說後，完全不一樣的讀後感，頗能影

⁵² 顧爾蒙 (Remy de Gourmont) 著，曾虛白譯：〈色·黃〉，頁 4。

⁵³ 顧爾蒙 (Remy de Gourmont) 著，曾虛白譯：〈色·黃〉，頁 7。

⁵⁴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頁 91。

⁵⁵ 梅里美 (Prosper Mérimée) 著，曾虛白譯：〈鍊獄魂〉，《真美善》第一卷第一期 (1927 年 11 月)，此期每篇文章另起頁碼，頁 2-3。

響本地讀者對梅里美的認識。如同學者所指出的，除了翻譯文本的細讀、比對外，我們也可以從譯者的翻譯選擇、對副文本（para text）的處理，看出一地譯者、讀者如何接受、轉化異國文化資源，更重要還有，此一選擇所彰顯的，一地譯者、讀者的自我認識。⁵⁶

而曾虛白的異國文藝譯介之所以如此，當然也與他的翻譯計畫息息相關。前文提及，《真美善》開辦之初，曾虛白即受命調查中國翻譯歐美作品的狀況，並完成了〈中國翻譯歐美作品的成績〉一文，直指當時文壇翻譯作品不足，且多有疏漏。曾虛白也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當時的譯者所翻譯的歐美文學作品缺點太多，打壞了讀者對於翻譯作品的胃口和信心，而且大家著重翻譯的都是「偶像」作品，或者盲從流行，缺乏對歐美文學整體的理解。而在〈給全國新文藝作者一封公開的信〉中，他也批評當時中國文壇對於法國文學的翻譯就是「貧」和「弱」。⁵⁷因此曾虛白陸續在《真美善》上刊出類似〈法蘭西浪漫運動的先驅〉、〈中國舊時代文學觀念之剖析〉、〈歐洲各國的文學觀念〉等文章，全面性地討論自古以來中國、歐洲（法國為主）文學的流變，以及文學的種類，此外，還陸續在其他書局出版《美國文學 ABC》、《英國文學 ABC》等書，致力於譯介各地文學發展歷程，以彌補當時一般讀者對於歐美文學系統知識的不足。曾虛白在《真美善》上刊登之異國文學翻譯時，為異國文本寫作導讀指南的考慮，可以想見乃出自同樣的關懷。

同樣的情形，也見之於曾虛白和父親合譯的《肉與死》一書。《肉與死》原名《阿弗洛狄德：古代風俗》（*Aphrodite: mœurs antiques*），是法國作家皮耶路易（Pierre Louÿs, 1870-1925）的代表作，也是唯美主義文學的重要作品，描述的是亞歷山大埠著名的妓女葛麗雪和愛人眾多的雕刻家但美眇之間的戀愛故事。整本作品以古希臘為時代背景，以張揚肉體精神來刺激保守的禁欲思想；文辭華麗，具有詩意，帶有神秘、浪漫主義的色彩，而且描述古希臘生活風俗栩栩如生，十分考究。在譯完《肉與死》後，曾樸亦專程撰寫了〈阿弗洛狄德的考察〉一文說明翻譯此書的動機，發表於《真美善》上，並附入書中，更可以作為上述異國文學經典之評介、譯介何以可作為一跨文化轉化實踐加以研究的例證。曾樸先是這

⁵⁶ Karen Laura Thornber, *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 Chi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Transculturatio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p.84.

⁵⁷ 曾虛白：〈給全國新文藝作者一封公開的信〉，《真美善》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5月），此期每篇文章另起頁碼，頁2。

樣描述他們選擇翻譯此書的原因：「我們相信藝術的本身，祇是美，不美的便不是藝術。……我們譯這部醜惡美化的作品來證明我們藝術惟美的信仰，不使冒牌的真醜惡侵襲了藝術之宮。」⁵⁸「我們來譯他，就想把他來調和瘋狂的肉感。」⁵⁸曾虛白也在一篇題為〈美與醜〉的文章中評論道：「肉感的作品成為一時的風尚，倘有非議他們的，立刻就搨出了左拉莫伯桑等大招牌來眩視他人，不是自稱作品是客觀的描寫現實，就說這是靈肉衝動的真相，好像所謂人生，所謂藝術，只結晶在這一團臭肉上。」⁵⁹而他認為，凡能美化醜惡——把「肉感」、「平凡」加以美化的——才是「美」本身，並稱道唯美文學最能「美化肉感」，最能達成靈與肉的一致。

《肉與死》一書情節離奇，文風綺麗，彰顯的是愛欲以及肉體美，⁶⁰然而，曾家父子卻說他們翻譯大膽綺麗的《肉與死》是為了「美化醜惡」，將「肉」視為「醜」，需要美化淨化；⁶¹而曾虛白談「唯美文藝」時，也推崇其最能展現希臘精神和希伯來精神的混和、體現靈肉一致的美，可以不讓所謂自然派的肉感文藝專美於前。⁶²此譯書旨趣恐怕與原作者的意圖，及此書之所以為西方讀者推崇為經典的原因大不相同，反而展現出了當時上海文人如何通過對異國唯美文藝的詮釋和運用，介入其所身處的文壇，並對當時流行的性愛小說風潮提出反思。亦即如同曾虛白推崇梅里美的文學能從描寫戀愛透視人生，尤重視心理描寫，因而值得當時中國的寫作者與讀者參考一般，展現出曾虛白有意以異國文藝批判當時文壇的流行，以刺激現代中國文壇新興作品出現的企圖，及積極參與中國本地文學的對話與建構的翻譯立場與態度。

⁵⁸ 曾樸：〈後記〉，收入曾樸、曾虛白合譯：《肉與死》（上海：真美善書店，1929年），後記頁碼5-7。

⁵⁹ 曾虛白：〈美與醜〉，《真美善》第四卷第一期（1929年4月），此期每篇文章另起頁碼，頁7。

⁶⁰ 顧爾孟評論路易通過這個故事，歌頌的是信仰阿弗洛狄特的時代，那時，人相信天下沒有比肉體上的愛情更神聖的東西，也沒有比人體更美的東西；那時，肉體是平凡的，對色情的愛，也從來不被認為是羞恥，整本書傳達了對以道德壓抑愛欲的惡感。顧爾蒙（Remy de Gourmont）著，曾樸譯：〈葛爾孟的批評〉，收入路易（Pierre Louÿs）著，曾樸、曾虛白合譯：《肉與死》（上海：真美善書店，1929年），該文另起頁碼，頁1-4。

⁶¹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頁91。

⁶² 曾虛白：〈歐洲各國文學的觀念（下）〉，《真美善》第六卷第五期（1930年9月），頁1073-1075。

任何的異國文學譯介，都與譯者的翻譯立場有關，並且對應其特殊的脈絡。曾虛白對《肉與死》或者其它唯美文學譯作所做的個人化詮釋，如同布朗（Meg Brown）所言，既反映出了譯者對作者、作品的看法，從而影響了讀者接受作品時的預期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⁶³也反映了一時一地之文化。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會發現曾虛白的翻譯，不只對異國唯美文藝做出了自己的詮釋，更以此作為一個和此一文化場域中其他文藝位置有所區別的符號，用以和現實對話。如貝爾維達（Gene H. Bell-Villada）所認為的，法國唯美主義者強調「藝術」、「美感」，甚至歌頌「古代」的文藝思潮和創作，比如戈蒂耶作品中的「緬懷」，⁶⁴用於反抗現實，抵抗現代社會對純文藝、詩歌的壓迫。而曾樸父子在上海三十年代譯介、創作唯美文藝，亦是通過強調純文學的美感、歌頌遙遠異地古代，來反抗當時文壇的潮流，兩者不無相合之處。

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上海文學場域，隨著意識型態陣營日益兩極化，⁶⁵文壇也日趨複雜多變，曾虛白接著的跨文化翻譯實踐不啻可視為對政治現況、社會現實的思考與回應，除了在《真美善》上刊登新聞評論，他還陸續譯有《目睹的蘇俄》（1929）、《英雄與英雄崇拜》（1931）等書。儘管他曾在回應讀者的文字中，反覆強調他認為「文藝不是工具」的文學觀，並對「革命文學」提出批評，更曾經發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檢討〉，反對右翼文人陣營對於文藝應為民族復興貢獻的看法。但我們可以從他的文章中發現發現，曾虛白並不是不重視文學與社會大眾之關係的，只是他認為文學家的創作應首重表現作家的精神、自我，同時引

⁶³ Meg H. Brown, *The Reception of Spanish American Fiction in West Germany 1981- 1991: A Study of Best Sellers* (Tubingen: Niemeyer, 1994), p.7.

⁶⁴ 貝維拉達（Gene H. Bell-Villada）著，陳大道譯：《唯美主義二百年：為藝術而藝術與文學生命》（*Art for Art's Sake and Literary Life: How Politics and Markets Helped Shape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Aestheticism, 1790-1990*）（臺北：Portico 出版社，2006 年），頁 235。

⁶⁵ 晚清民初以來，文學如何可以新民興國，以及中國文化如何能夠在帝國文化的強勢入侵的局面下復興，早已成為中國文人念茲在茲的議題。而自二十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世界局勢、國內政治情勢的轉變，現代文人急欲改革，隨著左翼革命思潮進入中國，成為許多文人、知識份子、青年學生關注、推行的文藝方針。自 1927 年起，中共以上海為根據地，更大力推廣左翼文藝，於是各種小團體及短命文藝報刊（因常迅速被國民政府查禁）屢屢興起，相關文藝出版相當受到年輕人關注。1930 年代，國民黨文藝陣營推出「民族文藝」口號，以《前鋒月刊》等刊物為根據地，提倡「民族文藝」，欲以之和左翼文藝思潮抗衡。文藝逐漸成為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交鋒的平台。

領群眾，並注意文藝的純粹性與獨立性，而這個精神也一直貫串在他不同時期的翻譯實踐當中。

然而，文藝的獨立性和啟發民眾兩者，如何在一個作品中並存？兩者是否有些矛盾？我們怎麼去理解他的文學理念之意涵？我認為曾虛白對父親的回憶，提供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參考角度。曾虛白這樣說，他的父親是一位有浪漫天性的人。⁶⁶由此來看，在曾樸的理念下開展的真美善事業，其文學理念之高遠，以及他們經營書店和出版之天真熱情，不也帶有那麼一點與現實環境不斷拉扯的浪漫色彩嗎？然而在那樣一個意識型態對立，時局日亦危急的時代脈絡中，以追求文藝的獨立和美自期的真美善信徒，雖也自詡能帶領民眾、讀者開創新局，然而他們的理想性高，與一般讀者的審美觀有些距離，更遠離了時代需求，自然也無法維持太長的時間，而這恐怕也是唯美文學最終在近現代中國無法開花結實的宿命。

真美善店在 1931 年後便黯然吹起了熄燈號，曾樸從此歸鄉退隱，種花蒔草，於三年後離世。曾樸死後，曾虛白重新投身記者生涯，也活躍於政治領域，二戰後來到臺灣，繼續新聞事業，直至離世。父後數十年，曾虛白的文藝之夢逐漸黯淡，最後還是不免走入人群，微妙地呼應了唯美文藝聲部最後不免消聲於現代中國集體大合唱中的命運。

五、美的迴聲：曾虛白唯美文學譯介與創作間的對話

翻譯可以是一種文化介入的形式，也是一種跨文化轉化的實踐。而在談翻譯時，我們關心的不在於忠實與否，而在於考察譯者或作者怎麼援用異國資源創造本土文學的轉變，以及譯介行為和本土文化建構之間的聯繫。也就是說，我們應進一步探討的，是本地讀者是否可能受到了譯者的啟發，改變了對異國文藝的認識；以及，譯者是否受到了譯作的影響而開展了自己的創作實踐？本段即從研究異國文學作品與一地之文學傳統之交融、流動的角度，分析曾虛白的著與譯之間的關係。

前文已經述及，曾樸父子在《真美善》上刊登翻譯作品時，通常不只譯出作品原文，更會專文簡介作家生平，描述其文學風格及成就，展現了他們對於異國

⁶⁶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頁 15。

文藝經典的詮釋，以及譯介時的心理願望——如強調其藝術性面向，從而帶領讀者完成了對異國文藝作品的詮釋和想像歷程。

然而識者可能會進一步追問，曾樸父子的譯介，真可能對當時的讀者認識異國文學帶來影響嗎？從《真美善》上曾刊登出的一封讀者來信，我們或可以一窺端倪。讀者在這封信中稱道《真美善》雜誌是當時難得的文藝刊物，因為編輯不但刊登創作，亦刊登譯作，更能「文」和「法」並重，教導讀者運用敏銳而貫徹的思想，闡揚行文立意的奧妙，批評現代論著的價值。⁶⁷由此看來，曾樸父子除了翻譯以外，對於每一位異國文藝家作品寫作的特色、主題的選擇所做的說明，的確使讀者發現了各異國作者行文立意的殊異，使讀者認識了何謂他們認為好的文學作品；這亦在某程度上顯示了，識者或許可以曾樸父子的翻譯大業並沒有如他們期待的完成，從而質疑其異國文藝譯介的成果，但是他們期許自己能對中國現代文壇做出的貢獻，似乎並不是完全付諸東流。

以下，我們不如從具體實例來考察他們的譯作與創作間的聯繫，回應這個問題。

曾虛白曾這樣回憶曾樸的長篇小說創作計畫：「這是他研究法國文學到自己可以吸其精粹而創造自己結晶體的成熟表現。他計畫學著法國幾位文豪的作風，把幾部小說各有獨立組織卻保持一個中樞線索聯串而成一個系統文集的辦法寫他的《魯男子》。」⁶⁸的確，陸續已有研究者關注曾樸的翻譯對他的創作所造成的啟發，⁶⁹並且討論曾樸小說中的異國元素，比方說《肉與死》的愛與死精神如何鑄鑄於曾樸的《魯男子·戀》中。⁷⁰

《肉與死》既是曾樸和曾虛白一起翻譯的作品，那麼，《肉與死》是否也曾經在曾虛白的創作中發生過影響呢？又或者，被曾虛白宣稱為影響他深入法國文學研究的第一人，也是他熱衷翻譯的法國作家——梅里美——的作品，其敘事風格和特色，是否也被曾虛白融匯在他的創作中？

⁶⁷ 林墨農：〈從本刊說到麵包問題〉，《真美善》第四卷第六期（1929年10月），此期每篇文章另起頁碼，頁3。

⁶⁸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頁89。

⁶⁹ 比如吳福輝曾經這樣評論曾氏父子的小說：「曾樸、曾虛白寫新舊摻和（舊言情小說與法國愛情小說的結合）的作品。」請見吳福輝：〈海派文學與現代媒體：先鋒雜誌、通俗畫刊及小報〉，《東方論壇（青島大學學報）》2005年第三期，頁58。

⁷⁰ 馬曉冬：《曾樸：文化轉型期的翻譯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曾虛白在真美善書店時期的創作，最重要的有真美善書店出版的「虛白小說」單行本系列，包括了《德妹》、《魔窟》、《三稜》和《潛熾的心》，以及一些散見各報刊的短篇作品。曾虛白此時期的小說創作固然風格多元，不乏帶有現實色彩的作品，⁷¹然翻閱其作品集，我們會發現描寫戀愛心理、情慾的篇章不少，尤其是長篇小說《三稜》和《潛熾的心》，及《魔窟》中的部份短篇作品。曾虛白也自己回憶，此時期的他，在創作上集中在短篇小說的創新，想深入刻畫人和人的關係及心理。⁷²

《三稜》是長篇小說，最先在《真美善》上連載未完，後由曾虛白在 1933 年推出單行本。小說題目「三稜」，據曾虛白回覆《真美善》讀者來信時所說，乃暫時擬訂，希望讀者在讀完小說後能踴躍為他構思新書名。不過，如果我們將這個書名和顧爾蒙的小說序文對讀，可以發現《三稜》這個書名，和顧爾蒙的小說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互文現象。曾虛白出版顧爾蒙帶有唯美詩歌色彩，描繪「欲」和「戀」的短篇小說集《色的熱情》時，亦翻譯了原書的序文。作者顧爾蒙在這篇序言中這麼說：

Qu'il en donne un peu à ces femmes, en leurs rapides aventures, dansent trop follement peut-être, chacune dans un des rayons de la lumière décomposée par le prisme naif de leur désir.⁷³

曾虛白譯為：「他的小說有詩般的韻律，是為了給那些在純真的慾望三稜鏡所折射出的光芒中跳舞的女子增添美麗的色彩。」⁷⁴曾虛白將自己這部描述慾望和純真的小說命名為「三稜」，如果說是來自顧爾蒙的靈感啟發，或許也不是不可能。

《三稜》描述的是主角質夫和表嫂倩娘、妻子麗娟間的情慾糾纏。無法原諒未婚夫質夫曾和表嫂偷情的麗娟，成婚後也不能突破心理障礙，決意維持精神戀

⁷¹ 曾虛白在《真美善》上刊登的小說創作，也有以描述社會現實生活為主題的，如寫偷兒心情的〈躲避〉（第一卷第二期），描述農村寡母孝媳的〈再嫁〉（第一卷第三期）等。

⁷²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頁 91-92。

⁷³ Remy de Gourmont, *Couleurs; contes nouveaux, suivis de Choses anciennes*, p.10-11.

⁷⁴ 顧爾蒙（Remy de Gourmont）著，曾虛白譯：《色的熱情》（上海：真美善書店，1928 年），頁 6。

愛，不和質夫同床共枕，最後導致在靈與肉中糾結的質夫崩潰自盡的故事。通過小說主人公們質夫、倩娘、麗娟對此偷情事件及情感關係的描述與對話，作者反覆辯證著靈與肉的衝突以及情愛的本質。因戀人質夫屈服於肉體誘惑，還誤會自己另有愛人而欲自殺的麗娟，醒過來後和質夫對質，此處作者安描繪了兩人帶著眼淚，傾訴了長達十頁的戀愛高論。麗娟先說：「我至少還沒有你那麼巧，把戀愛當作戲法耍，手裡抱了一個，心裡還想拉住那一個，又胡謔上靈哩肉哩的一大套，彷彿你的不忠實還是天公地道的一篇大道理呢！」⁷⁵於是最終麗娟甚至決定為了要與質夫的偷情關係區別開來，要和質夫進行一場無性的婚姻，捍衛自己靈魂的純潔。而質夫如是懺悔著自己「變態」的想法：

我感覺到世界上沒有真戀愛，男女追逐的動機，只有兩種：一種是本能的衝動，一種是需要的追求。本能的衝動，逼迫著熱狂的青年們不擇手段地交換著性的滿足；需要的追求，使機巧的青年們借著性的香餌來調取他們物質或虛榮中的獲物。我把自己的失足歸入第一類，咳，糊塗透頂的我，竟迷糊了心竅把你歸入了第二類了。⁷⁶

雖然最後質夫懇求麗娟拯救他的靈魂，攜手共度人生的幸福，然而麗娟的決絕、精神的潔癖，終使質夫走不出靈與肉不和諧狀態帶來的苦痛，還是導致小說最後悲劇的終局。

上述小說中男女主人公滔滔不絕的情慾辯論，頗能讓我們聯想起了《肉與死》中男女主角長篇對話的形式；而質夫、麗娟爭辯著佔有和愛情，亦讓我們聯想起《肉與死》中但美眺和葛麗雪的戀愛觀，尤其是這一段質夫及麗娟的討論：「你老是靈呀肉呀的攪不清，其實根本上使你不痛快的滿不是這麼一回事……你的奮鬥，你的瘋狂，你說都是為了我；不錯，這句話我的確相信你，可是因為這本是『你的』的『我』，你怕他要變成『他的』的『我』，你才肯這樣拼著生命去搶奪……」⁷⁷這段文字和以下《肉與死》中但美眺和葛麗雪的對話很接近：

⁷⁵ 曾虛白：《三稜》（上海：世界書局，1933年），頁120。

⁷⁶ 曾虛白：《三稜》，頁124-125。

⁷⁷ 曾虛白：《三稜》，頁128。

我才是奴哩，但美眺。

不錯，不是我就是你，總是我們兩人中愛上了對方的那個。

奴呀！奴呀！這就是熱情的真名詞。你們女人只要求一個夢，腦子裡就只有一個思想：那就是，用你們的柔弱來壓倒男子的膂力，用你們的輕薄來控制他們的智慧。……你們所希求的，並不是愛人，也不是被愛，只想把男子縛在你們的腳踝上，降伏他。⁷⁸

愛情究竟是靈和肉的糾纏，還是佔有和被佔有的關係？在這部小說中，質夫及麗娟不住的追問，雖最後以質夫的「何苦白費口舌做這種爭執呢？」「只要確定了我們間真有愛的結合」⁷⁹結束，兩人並仍共結連理。但曾虛白還是安排他的小說男主角最後因無法得到「肉」的滿足，與堅持維持她「靈」的潔白的麗娟走上了上述質夫和麗娟的爭辯，也讓人很容易聯想到曾虛白另一本翻譯作品《神秘的戀神》。這篇小說描述的是一座以胳膊悶死了自己愛人的維納斯銅像，帶有偵探、神秘的色彩。曾虛白說，梅里美這篇小說讓他充分思考了愛情的一個面貌：「佔有」，而通過描寫愛情，梅里美的小說還有一些什麼吸引著曾虛白，他在《神秘的戀神》序文中這樣說：

梅黎曼是引起我研究法國文學興味的第一個人。最令我留戀不忍釋的卻是他作品裡所表現的人生觀，尤其是借著戀愛問題來啟示給我們人生的真相。在他的每一篇作品裡，我們隨處都可以找著他對於兩性戀愛的悲慘憂鬱的理解……所以在他的幻象中，戀愛是個不可捉摸的，兇惡的魔鬼；是理智的大敵，死與狂的呼召者。組成戀愛的原子只有自私，所謂戀人只熱烈地追求著自己的慾望，決不顧到別人的犧牲。⁸⁰

⁷⁸ 曾樸、曾虛白合譯：《肉與死》，頁 310。

⁷⁹ 曾虛白：《三稜》，頁 131。

⁸⁰ 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著，曾虛白譯：《神秘的戀神》（上海：真美善書店，1928年），頁 2。

從上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曾虛白在梅里美創作的愛情故事中所看見的主題，是愛情的虛偽和霸道等人生的真實，他的這個體會，也很明顯地成為貫串在小說《三稜》中的一大主題，並通過男女主角的爭辯、情節的轉折帶動出來。

此外，曾虛白在《三稜》中亦不乏對女性身體大段落的描寫，比如描述倩娘半裸的肉身「像金盤中盛著的雪藕，格外覺得白皙明潤。兩條海鰻般的臂膀，蜿蜒地出沒在亮晶晶散髮的雲浪裡。」⁸¹及「這醉人的衣色襯著紅噴噴的白肉，彷彿是葉影裡掩映著含苞的花朵。可是那輕薄的綢子並沒有掩蔽了這奇花的色相，整個兒曲線亭勻的肉體已差不多卸盡了莊嚴，盡情地施放牠魔媚的神力。」⁸²以上這些通過男主角的視線觀看、描述女體的段落，其如常描繪肉體的方式，固然承襲了傳統小說中的若干詞彙（如「雪藕」），然而他將女體描述成植物根莖的修辭，也使人聯想到顧爾蒙在《色的熱情》中將女性的身體比喻為樹幹的方式。⁸³海派敘事的研究者如吳福輝曾說，曾虛白的作品不避唯美主義，更用外國潮流改寫本國文學，⁸⁴若我們延伸此一觀點來觀察曾虛白作品中描繪女體時的想像和比喻，可以發現，其靈感來源的確可歸功於曾虛白在唯美文學翻譯中所汲取的能量。

更重要的還是，曾虛白的創作回應著一整個二三〇年代中國文壇、思想界對於「靈與肉」孰輕孰重，「生的苦悶」與「性的苦悶」怎麼安頓的思潮背景。⁸⁵不論是曾樸的《魯男子·戀》總結自己一生的經驗，描述年輕時代的情感體驗，著重刻畫年輕男女在嚴森的宗法制度、家庭壓力下的情慾暗流；曾虛白的《三稜》刻畫現代男女在情慾之海中的顛仆，而《潛熾的心》中的篇章如〈苦悶的尊嚴〉、〈貢獻〉，描繪了傳統宗法社會中權力擁有者如何在情慾和道德間來回擺盪，其作品寫情講慾，回應著整個五四以來歌頌個人情感張揚的本地文學傳統，以自己的生命經驗構建出了獨一無二的文學結晶，由此回應、參與著當時文壇描寫情慾、

⁸¹ 曾虛白：《三稜》，頁3。

⁸² 曾虛白：《三稜》，頁14。

⁸³ 顧爾蒙（Remy de Gourmont）著，曾虛白譯：《色的熱情》，頁7。

⁸⁴ 吳福輝：《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68。

⁸⁵ 關於自由戀愛、新性道德的相關研究，請參見許慧琦：〈1920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十六期（2008年12月），頁29-92。楊聯芬：〈愛倫凱與五四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五期，頁87-101。楊聯芬：〈「戀愛」之發生與現代文學觀念變遷〉，《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一期，頁158-208。Lynn Pan, *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性愛的文學思潮。

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文學譯介和創作中體現的跨文化轉化，如曾虛白的小說名稱一樣，彷彿一架三稜鏡，折射出一種當時上海新一代文化人瞻前顧後、左右搖擺、中西不定地穿梭在時代的十字路口之身影。說到底，其譯介和創作不論主題如何以美為尊，修辭如何唯美，但其中所隱藏的無非是一種對「現代」的「文學」的企求，亦即對「現代」中國的渴慕，其間隱藏了他們對未來國族文化的想像，彰顯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複雜向度，而這也就是吾人現今研究曾虛白異國唯美文學譯介和創作之跨文化轉化的意義——其作品呈現了異國文藝的翻譯作品如何融匯於一地的文學傳統中；並顯現了當譯者成為作者時，其翻譯作品時吸收的元素，如何與其閱讀傳統、文化脈絡對話，並參與了一時一地文化人身份認同與家國想像的建構。

五、小結

1927年，曾虛白隨父親曾樸在上海開設真美善書店，出版《真美善》雜誌，規劃了翻譯重要域外文學的藍圖，懷抱著以譯作刺激中國現代文學新生的希望。曾樸父子決議以「真美善」命名書店、刊物，實是因為這三個字代表了他們的文學標準，即文學家能「真實」地描寫所感所想，以「美麗」的藝術手法描繪、組織，並且能發揮「善」的作用。文學作為文學本身，有其不可取代的特質，且「文學必須是藝術」，更是他們的信條。本研究將焦點放在作為書店及雜誌靈魂人物，也是中後期主要參與者的曾虛白此時期的異國文藝譯介，參酌他在《真美善》上對「真美善」文學理想的說明，探討其翻譯立場與計畫，翻譯策略與翻譯選擇，並將之放回一個較寬廣的翻譯視域下，探討譯者身處的時代背景對譯者形成的影響。

曾虛白在真美善書店時期承繼父志，執行父親倡導的「有系統的翻譯」，欲以優良西方文藝刺激中國現代文學茁壯茂盛。此一欲求新聲於異邦，以襄助本國文學的願望，也在不同的面向上影響他的翻譯選擇，包括了以現代語體文翻譯異國文藝，以求與一般讀者溝通；力求優先翻譯優秀作品，不論唯美文藝或者奇想小說；翻譯以外，他更為翻譯作品親自撰寫導言，重視讀者對翻譯作品的接受，因其對催生本地傑作誕生當有更好的成效。總之，曾虛白將異國文藝的譯介視為是

一個使本地文學創造更有活力的活動，最終使其翻譯成為跨文化交流實踐史上一個絕佳的例證。

本文還通過對曾虛白翻譯作品與其創作的對讀，探討異國文學翻譯的經驗，是否融匯入其文學創作中。本文指出，曾虛白《三稜》這本閃現著唯美文學精神，刻畫現代男女關於愛情和情慾思考的作品，在作家的生活體驗、觀察基礎上，融合法國唯美文藝作品——尤其是路易的《肉與死》的主題精神，以及顧爾蒙的精妙比喻，形成了曾虛白文學創作的獨特風格，展現出異國唯美文學翻譯經驗帶給創作者的豐沛創造能量，更回應著二三〇年代上海文藝寫情論愛的文藝思潮。

通過與異國文藝的對話，作為譯者的青年曾虛白鳳毛濟美，在意識形態對立、戰雲密布的三十年代上海，通過出版、翻譯、寫作進行著跨文化的轉化實踐，進行著文學是什麼的思考。其對於文學進行嚴肅追索，強調文學的「美」和文藝的獨立性，不但為個人的文學生命奠下豐碑，更豐富、參與著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進程。不論是作為文學家，或是翻譯家，曾虛白承繼父志、跨越時代之文學身影，在跨文化流動更為頻繁，但文學閱讀與書寫卻日亦冷淡、寂寞的全球化現實此刻，無疑仍具有很大的啟示性意義。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徵引文獻

一、中文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王西強：《曾樸、曾虛白父子與真美善作家群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論文，2012年。

呂潔宇：《《真美善》的法國文學翻譯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論文，2015年。

李貴生：〈純駁互見——王國維與中國純文學觀念的開展〉，《中國文哲研究》第34期，2009年3月，頁169-204。

李蓉：《中國現代文學的身體闡釋》，臺北：秀威資訊，2010年。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

貝維拉達 (Gene H. Bell-Villada) 著, 陳大道譯:《唯美主義二百年: 為藝術而藝術與文學生命》(*Art for Art's Sake and Literary Life: How Politics and Markets Helped Shape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Aestheticism, 1790-1990*), 臺北: Portico 出版社, 2006 年。

林墨農:〈從本刊說到麵包問題〉,《真美善》第四卷第六期, 1929 年 10 月, 頁 1-7。

吳福輝:《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 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吳福輝:〈海派文學與現代媒體: 先鋒雜誌、通俗畫刊及小報〉,《東方論壇(青島大學學報)》2005 年第三期, 頁 58-63。

馬曉冬:《曾樸: 文化轉型期的翻譯家》,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年。

馬曉冬:〈曾樸日記手稿中的文學史料〉,《新文學史料》, 2015 年第一期, 頁 96-108。

袁進:《中國近代文學史》, 臺北: 人間出版社, 2010 年。

郭延禮:《中國前現代文學的轉型》, 濟南: 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梅里美 (Prosper Mérimé) 著, 曾虛白譯:〈鍊獄魂〉,《真美善》第一卷第一期, 1927 年 11 月, 頁 1-27。

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十六期, 2008 年 12 月, 頁 29-92。

曾樸 (東亞病夫):〈編者的一點小意見〉,《真美善》第 1 卷第 1 期, 1929 年 11 月, 頁 1-16。

曾樸:〈病夫覆胡適函〉,《真美善》第 1 卷第 12 期, 1928 年 4 月, 頁 1-21。

曾虛白:《曾孟樸先生年譜》,《宇宙風》第 2 期, 1935 年 10 月, 頁 106-111。

曾虛白:〈翻譯中的神韻與達——西澐先生《論翻譯》的補充〉,《真美善》第五卷第一期, 1929 年 11 月, 頁 1-14。

曾虛白:〈翻譯的困難〉,《真美善》第一卷第六期, 1928 年 1 月, 頁 1-12。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1987 年。

曾虛白:〈給全國新文藝作者一封公開的信〉,《真美善》第二卷第一期, 1928 年 5 月, 頁 1-10。

曾虛白:〈美與醜〉,《真美善》第四卷第一期, 1929 年 4 月, 頁 1-8。

曾虛白:〈歐洲各國文學的觀念(下)〉,《真美善》第六卷第五期, 1930 年 9 月, 頁 1071-1215。

曾虛白:《三稜》, 上海: 世界書局, 1933 年。

- 曾虛白：〈中國翻譯歐美作品的成績〉，《真美善》第二卷第六期，1928年10月，頁1-27。
- 黃人：《中國文學史總論》，收入《黃人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 路易（Pierre Louÿs）著，曾樸、曾虛白合譯：《肉與死》，上海：真美善書店，1929年。
- 普羅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著，王殿忠譯：《巴黎1900（歷史文化散論）》（*Paris 1900: Essai d'histoire culturelle*），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楊聯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期刊與思潮1897-1949》，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
- 楊聯芬：〈愛倫凱與五四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五期，頁87-101。
- 楊聯芬：〈「戀愛」之發生與現代文學觀念變遷〉，《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一期，頁158-208。
- 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國現代唯美——頹廢主義文學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 趙鵬：《海上唯美風：上海唯美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
- 魏紹昌編：《孽海花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曠新年：《1928：革命文學》，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嚴復：《法意》，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3年。
- 顧爾蒙（Remy de Gourmont）著，曾虛白譯：〈色·黃〉，《真美善》第一卷第二期，1927年11月，頁1-8。
- 顧爾蒙（Remy de Gourmont）著，曾虛白譯：《色的熱情》，上海：真美善書店，1928年。

二、外文

Brown, Meg H. *The Reception of Spanish American Fiction in West Germany 1981-1991: A Study of Best Sellers*. Tübingen: Niemeyer, 1994.

De Gourmont, Remy. *Couleurs; contes nouveaux, suivis de choses anciennes*.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21.

Lee, Leo Ou-fan. and Nathan, Andrew J. “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360-39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an, Lynn. *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Rama, Ángel. *Writing across Cultures: Narrative Transcultu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David Fry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Thornber, Karen Laura. *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 Chi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Transculturatio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